

# 商洛行

鲍尔吉·原野

座大峡谷。

观景台位于天竺山，于此处登高观秦岭，视野比蚂蚁开阔了一点。但也有遗憾，在山上停留的时间太短。我还想看秦岭的日出，听闻夜里虫鸣。然而游客不过是游客，来到景点拍拍照就离开了。这真是最大的浪费。大师是另一番样子。九上黄山的黄宾虹在山上看到好景，会结一个茅庐住下来，在山上住几年，看此景的一年四季。这胸怀何等阔大，又何等真挚。不用说，我们肤浅地下了山，岂有他哉。

当晚，我们在山阳县一座小剧院看演出。角色，女着绿衣，男穿红衫。开口唱，柔软婉曲，是汉剧的味道。我惊讶，四周都是秦岭，怎么冒出湖北的腔调呢？这恰是商洛的特点。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，也是北方山地耕作和南方水田种植的分界线。在商洛，秦楚文化水乳交融。我理解，凡是多元文化融合又保持各自特色的区域，都是文化发达的地区；同时具备商业发达，物产丰富，居民和平的气质。

观看演员风趣的表演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有一年，我和作曲家秦咏诚有一席长谈，他向我讲述电影《创业》的音乐创作经历。可惜那时没录下来。秦咏诚说，他接到创作任务，感觉担子很重。男主角铁人的音乐设计让他一筹莫展。秦咏诚说，我不会作曲，我哪会作曲呀？愁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天天长吁短叹。我听了很开心，他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，大作曲家，哪能不会作曲呢？但你看他愁苦的表情，确实像不会作曲的人。他愁来愁去，坐火车前往王铁人工作过的玉门油矿。刚下车，车站大喇叭里传出秦腔《红灯记》李玉和的唱段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。他一下子惊醒了，反复揣摩这句唱腔，跑进一个小馆子，拿出纸笔写下《创业》主题曲的旋律——“晴天一顶星星亮，荒原一片篝火红。”秦咏诚说，他把秦腔李玉和唱腔的音符倒过来谱写，谱成了这首歌。我不懂作曲的奥妙，觉得倒过来谱也是一个好方法。来陕西，每每听到秦腔，高亢，火爆，嘶吼。然而在秦岭南麓，黄土高原变成了青山绿水，秦腔变成黄剧和黄梅调。难怪我在观景台看见身着楚人衣冠的云彩冉冉而飞。

漫川关是一个古镇。石板路两侧的商铺已有百年光景。导游介绍，街北多为陕晋豫商铺，街南为川鄂湘商铺。这里是成语朝秦暮楚的发生地。战国时代，秦楚两军在这里做拉锯战。老百姓早晨穿秦服，言秦语。晚上楚军掩杀过来，百姓又换楚服，说楚音。我一直有意推敲中国各地的古代商业史，但至今不甚了了。我觉得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，战乱频仍，祸患交加，哪里都不太平。如果有地方商业发达，不仅证明这里太平过，而且人口，物产，资金，在流动中推动文化的发展。简言之，古代中国有商业的地方都是好地方。漫川古镇最吸引人的是两座戏台，一处唱秦腔，一处唱汉剧，犹如人们所说的对台戏。当年秦楚商贾，南北物资，交集此地，这是何等繁荣的景象。古镇和戏台保留至今，也算是一个奇迹。

商洛五日，游丹凤、山阳、柞水三县。今年5月，我去商洛，再度与秦岭相遇。看秦岭能看到啥呢？以人之渺小看秦岭，如同一只蚂蚁围着一座大山转，走走停停，只看个苍茫。好在法官庙村有一处观景台，登高望远，有了景深。山下名为月亮湾，一条宽阔的人工渠绕山而来，如同黄河水的高速路。远处的梯田生长金黄与翠绿的农作物。白墙青瓦的农舍包围绿树，宛如桃花源。农舍梯田后面，兀立两座苍翠的小山，两山相连。秦岭的山峰包藏在起伏的山脉里，但法官庙村这两座小山似乎是出走的对象，脱离了山的怀抱，化为梯田的屏障。一座山顶上挂着瀑布，断崖间，约有百米宽的瀑布喷涌白练，在深绿的群山间颇为醒目。远看，瀑布没有傅抱石画的瀑布那么长，但很宽。我们下山走近瀑布，看到它既宽又长。水声震耳，水雾沾满衣服。在观景台上，我看到白云在秦岭之巔缓缓而飞，如身穿古装的秦女神。往东南看，人工渠的来路如同一

2023.7.3

“余光中的乡愁，一会儿在邮票，一会儿在坟墓，一会儿……又在海上漂泊。这首诗，有人倒背如流，我试过几次，很难代入。这些年来我要么忙于应付考试，要么忙于投送简历，换了三份工作，总算有了着落。每天要填写各种表格，草拟各种报告，陪领导迎送更高层面的领导……我无法定义我的乡愁，因为故乡早就被高速行驶的列车甩在身后。”

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位九零后朋友小赵。不速之客大驾光临，还捧着两个大西瓜，按门铃时其中一只掉在地上，是我听到嘭的一声才去开门的。

我以一个大长者应有的温煦注视小赵，他看着茶杯继续说下去：“一个人进入垂暮之年，有了一点积蓄或者功名，才会在百无聊赖情况下，从路边墙角拾一片叫作乡愁的枯叶，从中解读春花秋月的浮华。我甚至认为，当他衣锦荣归而不得，或者担心看不到他理想中的壮观场景之后……”

我用扇柄叩击桌面，叫停他飘忽不定的狂言。

不过，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反驳他。面对奔走江湖的年轻人，包容最要紧，其次是理解。

小赵还告诉我，科室里的同事有三分之二来自五湖四海，但很奇怪，平时不大谈论故乡。对上海有一种隐约的隔膜，也许是紧张，也许是提防。他们在下班后也会开玩笑似的学说上海话，说家乡话就要看场合了，怕引起误会。故乡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。

斜阳热烈地打在窗帘上，我们喝了一壶寿眉，去老城厢走走。搬空的老房子舒展着屋脊，疲惫的巨龙终于偃伏，门窗用粗笨砖块封死，收起最后一缕烟火。金家旗杆弄、大夫坊、巡道街、鸳鸯厅弄等老路名让小赵觉得很有年代感，又似曾相识。寂寞院门半开，一个老妇人正在给七八只流浪猫投喂，轻声絮叨着。它们听得懂，一根根尾巴竖得像旗杆。又走几步，一户尚未搬走的居民将小桌子摆在家门口吃晚饭。一锅绿豆粥，几只小菜，干煎带鱼、萝卜干炒毛豆、糟鸡翅。

在小东门一家饮食店，我请小赵吃冷面，浇头要了三种：鳝丝、大排、香菇。我给他多加麻酱和醋，又叫了一瓶

冰啤。小伙子吃得尽兴，汗珠渗出鼻尖，分手时说：上海人喜欢冷面是有道理的，它代表城市生活，在小小的热闹中既有照应，又有对比，也是中国人一直欣赏的中庸。我家乡的油泼面和臊子面则是单纯的，率性的，一竿子插到底的，南方人会觉得粗糙、简单。泡馍在上海怎么就落不了地？

一个月之后，小赵请我去吃臊子面，我第一次去他在浦东金桥的租住屋，韭叶宽的面条，塑封包装，码得整整齐齐，我像是机器轧的，他坚信出自手工。“看，我娘做的臊子，是面的灵魂。”玻璃瓶里的臊子与本帮辣酱画风相似，不同在于红油更加澎湃。我与房东大叔吃了臊子面，顺便再把西安的饺子宴、胡辣汤、葫芦头、肉夹馍以及鼓楼、兵马俑统统夸了一遍。

沈嘉祿

# 妈妈是乡愁的摆渡人

我没告诉他两周前与他母亲在微信上聊过几句。

十多天前我在西安第一次吃油泼面，一筷入口，毛发竖起。后来我在家也经常制造这种快意恩仇的味觉炸弹，自以为在色香味三要素上已接近古都本色了。我对小赵说：“你假如不确定乡愁是什么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就在臊子面和油泼面里。”

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在我的学生时代，妈妈时常将故乡的土菜端上餐桌，它们是霉干菜、苕菜秆、糟带鱼、鲞鱼蒸肉饼、霉干菜烧肉等等。有一次我被一碗臭豆腐塞猪脑惊到了，从未想到这两种低微的食材可以同框，金灿灿的老菜油流泻在烟青玉白之间，世俗大美无须藏拙。我跟妈妈去过绍兴柯桥五六次，故乡的河埠头、大石桥、乌篷船、老台门，散发着湿热雾气与酸甜味道的草垛，对，还有屋檐下的燕子窠，它们构成了故乡的光影和气息。但要是没有妈妈亲手烹饪的土菜，乡愁也不至于如此浓郁，如此温馨，如此静谧——尤其在夏日蝉噪阵阵的午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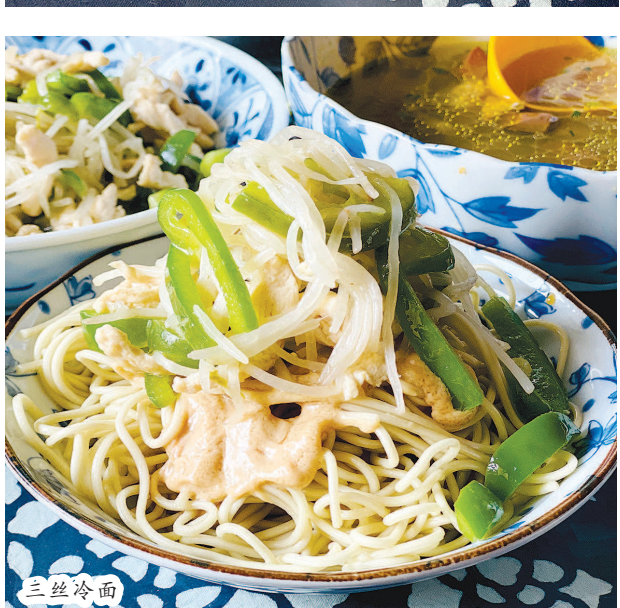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妈妈离去已整整三十年，每当我想念故乡，想念双亲，就会做一道家乡土菜。慢慢品味，忽而回到故乡，忽而回到童年。那味道不仅刺激味蕾，更让我欣喜、知足、清醒。妈妈是乡愁的摆渡人。

不仅小赵，在我有幸接触到的新上海人中，表示不识乡愁为何物者不在少数。也许他们摆脱乡村背景，扑向城市的心情过于急切；也许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过于浓厚，以至对乡间生活的细节熟视无睹；也许他们在告别家乡的那一刻，就决意要将记忆清零。满怀激越，云帆高挂，可能还有淡淡的愤懑与惆怅。那么现在，我想应该是小赵们重建乡愁的时候了。

在拥抱城市生活的前提下，重建与故乡的关系是必要的文化建设和心理建设，是对自己“从哪里来”的再次确认，假如说这是恋母情结的返乡，那也将是一次精神上的能量加载。我相信，他们在学说上海话，品尝上海菜的时候，在与上海女孩恋爱进而在黄浦江边安家落户的时候，会发现自己与故乡连结的那根脐带还在。

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上海本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，在小赵来到之前的一百多年里，有成千上万个小赵提着简单的行李在十六铺上岸，然后开始人生的崭新旅程。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来的。百川归海的小赵们，在双休日或假期里，不要总是叫外卖，吃快餐，匀出一点时间，以自娱自乐的心态做几道家乡菜肴和点心，犒劳自己，招待亲友。乡愁就在故乡风味的甜酸苦辣中。

上海的餐饮市场接纳了很多异域风味，但最诚实的乡愁终究在自家厨房里。所以，乡愁是一张煎饼、一碗烩面、一锅鲞鱼汤。我打碎了一记调羹，妈妈在微笑。



# 耿师轶事

张广智

青年耿师如从美国返回上海时的情景。1932年5月，他脱下哈佛硕士服，全然无视茅公笔下“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”，朝市区东北角赶去——他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，开启了从职复旦大学40余年的教授生涯。

## 1945年：与章益校长同行

今又览读史老张的《相辉》一书，其中《登辉堂建造：被淡忘的校长日程》一文，记载了耿师助章益校长合并沪渝两校之轶事，顿时让我眼睛为之一亮。这则史料或许只是正规校史之轶事，但却是耿师与复旦共克时艰的一个缩影。

史载：1943年春，章益在重庆北碚夏坝任国立复旦大学（时称“渝校”）校长。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，亟待复员返沪，沪校与渝校合并，接收沪校校长。

章益视耿师如挚友，为合并江湾校产，先来咨询耿师的意见。他知道对方深得李登辉校长的器重，时任沪校政治系主任。

章耿联袂，此行非常成功，沪渝两校即合并，校产由返沪的国立复旦大学顺利接收。

## 1951年：姑苏城外

1949年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新生的共和国的前进步伐，就像那飞速转动的车轮，带动了各个行业，也带动了耿师如先生。

1951年8月，他从上海到了苏州，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。江南水乡，温婉动人，古典园林，婀娜多

姿。不过，先生来这里不是游山玩水、休闲度假，他是来这里“改造思想”的。建国初设立的旨在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“人民革命大学”，不止华东地区苏州的这一所。在那时，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，痛感自己落后，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，迫切地需要改造自我，跟党走，他们是真诚的，发自内心的。先生在《自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来这里学习，将可更进一步地改造自己，也可更忠实地服务人民了。”这一路会凝聚在那张穿着中山装的报名照上了。

1952年1月，他回到上海，回到复旦，回到院系调整后正处“第一次腾飞”的历史学系。

他根据系里的整体布局和工作需要，专事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，自此与专事世界古代史的周谷城先生（1898—1996）同事，直至逝世。两老同庚，同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第一代元老，恃傲的谷老与谦和的耿老和谐合作共事了20余年，加之系上的予老（周子同）、守老（陈守实），被后人合称为历史系“四老”，与历史系的俊杰，共同撑起了那时历史学的大业，在建国七十年的史学界，赢得了可与北大历史系相媲美的地位。

## 1961年：天平路的星光

是年夏日，某夜。申城西南角天平路树德坊7号书斋内，耿师正在案前修改他的稿子。

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史学史，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。”在题为“什么是史学史？”的文章中，他一开始就这样写道。

接下来，他分成十个小点，逐一阐发：一、概念的合译

二、现有的定义

三、对象与任务

四、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，而不是历史学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

五、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

六、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

七、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

八、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

九、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论来研究

十、史学史对资产阶级史学史应进行坚决的斗争

这十点旨在回答“什么是史学史？”，从第四点至第十点的七个“应”，当是第三点“对象与任务”的深化。

此文刊发（首刊于《学术月刊》1961年第十期）至今，已过去了60多年，但大音希声，历久弥新，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路标性的传世名篇。我至今难忘文末的这段话：

我们应不畏艰难，不辞劳苦，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，比如垦荒，斩除芦苇，干涸沼泽，而后播种谷物；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于我们的眼前！

## 1965年：“谦虚做人，谦虚治学”

是年12月。世道不安，学校的教学秩序因“四清”而被打乱，他为本科生最后一次上《外国史学史》时已是12月15日，那时申城已入冬了。

1965年年初，先生年迈且患大病开刀后，原先孱弱的身体更为虚弱了。但逢到上课的日子，他起早从徐汇区天平路的家里出发，要换乘几辆公交车，赶往市区东北角的学校上课。二节课下来，见先生疲惫不堪，大口地喘气，不时地咳嗽，但他从来不说一声苦。

在这“最后一次”的第一堂课上，我

耿师如先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，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。

余生也晚，当我1964年秋拜耿师谈如门下，先生已至晚境。回想在复旦历史系读本科时，系上老师就尊称他为“耿老”，常听到“耿老不服老”的声音，其实他为我们本科生开设《外国史学史》一课时，不过六十出头点，在当下正处于奋发有为的中年时代。

耿师于我而言，是一个渐行渐近的背影，是一位从仰视到亲近的老师。我很幸运，是耿师西方史学史专业全国统招考取的首名研究生，也是他这一专业方向的“关门弟子”。我们还是同乡——我的出生地江苏海门县正余乡距他的老家汤家乡，现代公交不过几站路。也许奉到上苍之福，西方史学史犹如一双无形的“上帝之手”把我们师生俩牵连在一起。

现从文献档案和著作中，撷拾耿师难得一见的轶事，记录于兹。

## 1918年：戊午阅书社问世

复旦大学档案载：1905年9月14日，复旦公学创立。1917年，复旦公学始创大学本科，改校名为复旦大学。1918年（戊午年）秋，戊午级部分同学发起创建戊午阅书社，各同学捐洋二元购置图书，分掌社事者为：主任何葆仁，会计程学瑜，书记瞿宣颖，图书保管耿佐军，至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始创，至今建馆已有105年了。

上书图书保管员“耿佐军”，即耿师如先生（1898—1975）的别名。先生是农家子弟，家境贫寒，他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维持学业，1918年正是他大二时。一个寒门子弟，省吃俭用，捐大洋二元购买书籍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起源是何等的艰难，先辈们的作为是何等感人。肇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正是先师耿谈如等人的志存高远和艰苦创业，积百年之辛劳，才铸就了今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辉煌……

